

殷实 著

WHEN THE NOVEL
BECOMES THE SERVANT
OF PHILOSOPHY

当小说 成为 哲学的仆役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当小说成为哲学的仆役

殷实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小说成为哲学的仆役 / 殷实著. -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033-2315-7

I.①当… II.①殷… III.①文艺评论—文集 IV.①I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01963 号

责任编辑 张良村 朱亚南(特邀)

责任校对 马 涛 刘晓京

装帧设计 郑子杰

版面制作 周 倩

插 图 王芊祎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 开

字 数 420 千字

印 数 1-3000

印 张 34.375

版 次 2011 年 3 月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1 年 3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定 价 58.00

“评论” 是一种补救方法。
——R. Retrieval:《艺术及其对象》

目录

卷一：军旅文学读记

3	今日中国的战争小说
10	想像“军人”的方法
23	“发现”女性主义：军旅文学可能的空间
37	英雄话语：遗产或阴影
44	军旅文学的本土观念和气质
50	忆记花月风烟
55	明亮的哀歌
61	女性与文学的秋千架
66	西藏为什么是“天堂”？
70	马前不信是书生
77	微观战史的价值
86	军人們的节目：战事自四千年前开始
91	军旅文学：正在发生中的新旧交替
96	从喧嚣到寂静
109	“英雄”的泛化
116	军旅诗歌：语词或思想的抛物线
125	塞林格笔下的军人角色
130	难民对世界的看法
140	匠人们的手艺：事关人类信心
146	当小说成为哲学的仆役

卷二：当代中国作家解读案例

- | | |
|-----|------------------------|
| 155 | 写给张爱玲的信徒们 |
| 161 | 文化记忆与文化经验 |
| 165 | 如何讲述本来的西藏？ |
| 174 | 散文的周涛 |
| 192 | 植物之歌 |
| 201 | 危机写作：《家族》作为长篇小说写作失败的病例 |
| 209 | 铁凝和她的平原色调 |
| 214 | 被“时代”牵着鼻子走？ |
| 219 | 北村的凄凉故事 |
| 225 | 孤注一掷 |
| 229 | 退出写作 |
| 236 | 尘埃已经落定？ |

卷三：幸存的诗人

- | | |
|-----|------------|
| 245 | 新诗“现代”问题 |
| 257 | 谁在照料诗歌的田园 |
| 269 | 汉语诗歌的“失道” |
| 290 | 幸存的诗人 |
| 303 | 一清二楚 |
| 307 | 人在生命的季节中 |
| 313 | 落落孤松何处寻 |
| 318 | 把刀剑打造成犁铧之后 |
| 327 | 缪斯也许不会谴责？ |

卷四：异域文学经验探幽

- 341 另一种类型的巴尔扎克
- 347 瘟疫故事：一种写作类型
- 352 个人见解的胜利
- 358 寻找每个人心中的愧疚
- 363 深怀厌恶的纪德先生
- 365 强权与心灵灾难
- 374 男人们的罪行？
- 378 被无数次击碎的罗马
- 386 田园精神和地道美国
- 391 现在做什么人好？作家还是读者？
- 396 赫索格去往美国的卑贱之路
- 401 幕间之事
- 404 卡夫卡和万里长城
- 409 窘迫生活的观察家奈保尔
- 420 库切之羞 文明之耻
- 427 奥德修斯在耶路撒冷街头的游荡
- 437 “我痛恨你们所有的人”
- 449 奥斯威辛：作为人类的制度、习惯和生活方式
- 456 阅读明娜·康特

卷五：艺术与驯服——书法、绘画、电影及其他

463	灾难将什么带给了文学？
468	关于谦卑的记忆
475	媒体经验：旁观者和受害者
486	曾来德决定当书法家
495	观画记：艺术与驯服
503	针对个人的 SARS
510	德拉姆：风景的含义与价值
517	喜欢卡尔·马克思的世界观
529	编辑何为？（代后记）
537	参考书目

卷 一
军旅文学读记

今日中国的战争小说

在中国当代的小说写作中，有没有一个“战争小说”的分支？或者说，在我们目前的小说阅读中，有没有一部分是被作为“战争小说”来看待的？

答案当然是有。

如此肯定，是因为最终造成了“战争小说”这样一种文学后果的战争本身，与人类生活向来如影随形，一个不能彻底废止战争的世界，何以能抹去人类对暴力、死亡与恐惧的记忆？而且不仅仅是记忆，通过识别战争的疯狂使命、肮脏利益和血腥代价而警示世人，更是文学之所以不断染指其间的重要原因。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一个新生政权的诞生而出现的大批战争小说，一度曾占据了中国文学阅读的主体地位，《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苦菜花》等作品，几乎伴随了一两代人的成长。虽然在后来的一些研究者来看，这些作品由于太过明显的意识形态企图而流于主题单一、艺术粗糙和政治功利主义，但它们对于战争环境、战争形式及战争参与者的描绘与刻画，仍然是诱发阅读兴趣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南线边境战争而起的战争小说写作，也有过小小的高潮，只不过这些小说因过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克服“文革”后遗症一类的“政治”层面，而忽略了军事（即战争）的方面，所

以显得不够“纯粹”，如《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等。这一时期战争小说的代表作也许应该首推一部名为《穿越死亡》的长篇小说（作者朱秀海），它首次从战场心理学的角度，披露了官兵（我方）的临战恐惧与畏怯，触及了超出军事纪律、国家意识之外的死亡惊悚，不过也由于过分迷恋当时盛行的一种划分军人成分的简单两分法（所谓军门子弟与农家子弟）而使作品的其他部分都失之肤浅了。与南线战争小说差不多同时，出现了两位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小说”写作者乔良和莫言，前者谨慎地（通过花里胡哨的意识流手段掩人耳目）触及了湘江之战红军的悲惨失败，而后者则毫无顾忌地另外开辟了小说历史叙事的一个新“战场”，其代表性的“红高粱家族”可谓当代小说写作“溢出”意识形态话语的滥觞之作，并由此开中国当代战争小说中民族形象（而非国家、阶级、政党）探究的风气之先。后来的那些土匪抗日、正面战场抗日（国民党军队）以及发掘日本侵略者的所谓人性内容的小说，看上去走得更远，但战争小说的性质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战争的多元表达似乎有彻底被迷宫叙述、悬念设置和死亡游戏之类的过剩“写作”所操控的可能。周梅森的情况或许是较为典型的，在他的《事变》、《大捷》这样一些小说中，实际上已经很难分清在作家的“叙述”与实质上的历史表达（战争）之间孰轻孰重了。当然，所有这一切，是完全与中国当代小说的历史性发展同步的，只不过在每一时期里它都表现为潜流而非潮流，我们经常是在省略了“战争”的情况下阅读着“小说”。

虽然发生在真实世界里的战争与产生于其后的小说并无直接的瓜葛，但似乎“战争”与“小说”这两个词汇的连接本身就有什么危险和令人不安之处。所以，战争小说的写作从来没有什么纲领之类，也绝少有人以战争小说家自居，好像操此行当便会使神圣的文学蒙羞，令自己形象不佳一样。没有公开的共同承认和遵守的文学信念不等于没有具体

的行动指南，尽管他们看上去完全是“各自为政”。

很长时间以来，朱苏进是在此方面冒风险最大的一位，以至于今天我们相信，他的小说家声望和文学地位就是建立此基础之上的。他的大多数小说都将焦点集中在了前战争状态下的“纯粹军人”身上，这些最优秀的军人因置身庸常的和平生活难以有所作为而陷入了焦虑之中，战争几乎成为他们的梦寐以求之事。因为战争并未发生，那些一直是为战争而准备着的元素：营院、器械和心灵，都在前所未有的观察和体验中幻化为一种极端的美学，等待、危险、压力、韬略、荣誉，也许还加上统治欲、占有欲，这些前战争的情境对人类思维所构成的折磨和压迫，是朱苏进最大的兴趣所在，“窘迫能否把人逼入创造？”他的作品多是对此一问题所进行的艰难而执著的回答。

邓一光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进入文坛的一位新锐作家，其长项是战争小说，但他却声称自己并不愿意在战争文学的问题上陷得太深。在一段近于刻薄的话中，他这样表达自己的想法：“文学和军事这两种生命的表达形态，它们从来就是对抗的，它们是两种完全不相容的形态，它们互为剥夺和消解，并且在互为剥夺和消解中无一渔利——军事并没有因为文学的观照变得柔和起来，文学也没有因为军事的介入呈现出更丰富的想像力。”¹记得在多年以前，莫言曾经以“我爷爷”、“我奶奶”一类的方式讲他那些引人注目的战争故事，叙述主体的不断变换使其飞扬的想像力扩张到了无以复加。邓一光却在一开始就十分低调地处理着自己的讲述方式，他那些“父亲”、“四爷”和“大姨”们的故事往往有着传记式的面孔，叙述主体则被限定为一个倾听者，一个不大可能对小说构成干涉的记录者。即使是像《我是太阳》、《走出西草地》这样的长篇小说，

1 邓一光：《远离稼穡》单行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

也未见其中有多少文学上的“动作”，他的全部写作、那些更具写实风范而不是小说技艺的文字，既不是为了展示战争也不是为了谴责战争，而是为了回到人，关心和呵护人。以人为本，这是他的立场。

战争小说的另一些称谓是英雄小说，爱国小说，反法西斯小说，或者人道主义小说，等等，题材所固有的鲜明烙印往往容易使这类小说沦为人类思想的传声筒。正是基于此，莫言提出了“比较非功利的战争文学”之说：相对于过去功利性强烈的战争文学——歌颂伟大思想的胜利，为伟大思想进行注解和说明，歌颂正义战争对非正义战争的胜利，歌颂进步力量对落后力量的消灭，歌颂英雄主义、歌颂牺牲精神……“比较非功利的战争文学”应该考虑战争中人的地位，应该考虑战争到底把人变成了什么东西，以及战争对人的气质、理智、情感、愿望和创造力究竟产生了什么样子的影响。同时，“比较非功利的战争文学”，也不应该停留在对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的表面性歌颂中，因为“如果我们敢于承认战争是人类的悲剧，那么战士的牺牲，一方面是伟大高尚，可歌可泣，另一方面也势必带有深刻的悲剧性。在战争的非正义一方，战士的牺牲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在战争的正义一方，战士的牺牲的悲剧性就体现在生命的毁灭和这场战争本身的意义的消解”。更重要的，莫言认为，“比较非功利的战争文学”还应该表现战争对人正常感情的扭曲，以及“人道精神乐章里不人道的音符”。¹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某一天，山东作家尤凤伟在日本东京参观一些中小企业时，发现自己时时被一群“热情、谦恭、和气、有礼貌”的日本人包围着，每次迎送，那些日本人都要把腰弯成九十度，不厌其烦。于是，尤凤伟在心中自问：这些人和几十年前侵略中国的那伙人是一回

1 莫言：《战友重逢》单行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

事吗？有一次在一家运输公司，在某个年近花甲的叫佐藤的社长办公室里，尤凤伟看见墙上挂着一把战刀，就是电影里鬼子用来砍中国人的那种刀，而且老佐藤不知出于什么心理，竟然主动向尤凤伟等中国客人介绍了他自己和那把刀，说侵略中国的时候他就在山东驻扎，随身带着那把刀。后来这个慈眉善目如菩萨一般的佐藤，曾极友善地与尤凤伟等人交谈，并请他们到最豪华的餐馆吃饭。席间，尤凤伟灵魂出窍，举刀的佐藤和举杯的佐藤在眼前交替出现，使他感到迷茫和压抑：“同一个民族，同一个人，置身于战争中与战争之外竟如此的面目迥异，战争究竟是一个怎样使人‘变异’的怪魔呢！”也就是在那一刻，尤凤伟心里滋生出了写战争小说的念头。至于对战争小说的理解，尤凤伟认为，“如果人们从中闻到是英雄主义的气味儿，或者还有人性味儿、人情味儿，那么我不仅接受而且感到欣慰”。在他看来，随着战争的远去，英雄主义的消逝，琐碎的日益功利的生活不可避免地使人们的精神变得困顿而纤弱了，而战争文学则可以呼吁置身和平的当代人在灵魂中具备一种英雄浩气，因为“这种英雄浩气的作用大到可以防止一个种族的退化，小到可以抗拒庸常生活对人精神上的磨损与腐蚀”。¹

悉数已经出版或发表的战争小说，是可以排列出一个很长的目录的，其中不乏优秀之作。

尽管创作理念五花八门，但大多数战争小说的写作都没有离开民族的历史和现实，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以及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南线边境战争，都是当代战争小说写作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然而，战争小说的写作无论作为一种历史的表达，还是其表达的历史本身，就其文化、美学的自觉而言，都从未形成过真正的气候，堪与

1 尤凤伟：《生命通道》单行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

苏联的卫国战争文学、西方的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相比的，则更是寥寥可数。莫言的“红高粱系列”战争小说将触角深入到民族意识及民族精神的深处，但通过电影手段演绎而“走向世界”的却是一个符号化了的“东方故事”、战争故事，生气勃勃的民族魂魄在抗日战争中的激荡与闪烁反被弃之不顾。

最近出版的，也是首次以“中国当代战争小说”为丛书方式面世的，是莫言的《战友重逢》、尤凤伟的《生命通道》、邓一光的《远离稼穡》、阎连科的《穿越》、朱苏进的《清晰度》五本¹。这些作品在中国当代战争小说中也许并非最具代表性，但书中穿插的五位作家所写的战争小说创作观，却为以前所鲜见。无论作家们是否在作品中贯彻了他们那些自以为是的“观念”，但这毕竟提供了一种检视中国当代战争小说写作实况的文本。莫言的《战友重逢》重现了作家天才的想像力与非凡叙述能力：回乡探亲的“我”，与栖居在村口大柳树上的战友灵魂相遇，长谈中涉及生死两界的诸多变故和感受：入伍、边境战事、家庭景况以及不平静的烈士陵园……“不死不知道，一死吓一跳”，原来死后并非万事休，一切都还是那么纷繁复杂。此作看似色彩魔幻，却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力作。对于所谓的自卫还击战文学，莫言颇有微词：“反映这场战争的文学作品，对中国当代军人的心理和文化素质给予了过高的估计，因此自卫还击文学中洋溢着强烈的洋味道，在某些作品的字里行间，表现出一种令人难以接受的虚假的骑士风度，这甚至为我们战争文学的今天和明天埋伏下了巨大的陷阱。”邓一光《远离稼穡》中的主人公简乾和，少时从即将收割的麦田里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参加红军、长征、负

1 中国当代战争小说丛书包括：莫言：《战友重逢》；朱苏进：《清晰度》；阎连科：《穿越》；邓一光：《远离稼穡》；尤凤伟：《生命通道》五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1 年 9 月出版。